



謝苗武術底子厚，日後望多拍電影

張衛健謝苗

《奪標》各有所得

張衛健拍《奪標》期間，感受良多

人說電影是夢工場，但徐小明執導的《奪標》卻標榜真功夫真武術，主角張衛健與武打童星出身的內地動作演員謝苗都說，導演每個細節均精雕細琢，非要重複拍攝至完美不可。然而，在嚴苛的拍攝背後，兩人對拍戲都各自有新的體會：張衛健帶着失去孩子的沉重心情，拍出觸動觀眾的喜劇，跨過了一個專業演員的考驗；謝苗對武術片與動作片之間的分野有了更清晰的概念，更了解自己的方向。

將於本月十三日上映的《奪標》是北京奧運年中，香港唯一一部以奧運為題材的電影，故事以一九三六年中國武術隊參與「柏林世運會」閉幕式表演一事為藍本，講述張衛健飾演的張鳳與謝苗飾演的關樹實為贏得代表國家的資格而刻苦鍛煉，與各門派高手決一高下；其他演員包括黃翠如、吳天瑜、于榮光、徐向東、李暉等。

Dicky 遭遇考驗

張衛健 (Dicky) 一向擅演喜劇，今次卻要應付連番武打場面，他說，幸好自己以往拍了不少動作片，與很多著名武術指導都合作過，不知不覺成了各家長處。「導演說這個角色需要演喜劇與悲劇都能勝任的演員，所以我覺得我是個選擇；其次，他看了我很多打戲，認為我可以達到他的要求。不過，我拍了那麼多打戲，這部戲的NG率是最高的，有些我覺得很簡單的動作，以往總是一、兩take便拍完，今次卻往往要拍幾十個take，導演好像根本不把非林當一回事。」

Dicky在戲裡打得最多的是螳螂拳，偏偏徐小明本身是螳螂拳的傳人，所以會格外留意每個武打鏡頭。「我拍過那麼多電影及電視劇，從來沒有一個導演叫我先去練功夫，所以當小明哥提出這樣的要求時，我的感覺是「我終於遇到一部這樣的戲了」。在今日香港票房不甚理想的情況下，他仍願意投資錢與時間去這樣做，我是非常 appreciate

的。」但拍《奪標》對張衛健的最大考驗，反而來自他最擅長的喜劇，因為就在電影將要開拍時，他的女友張茜流產了。「我以往都是帶著輕鬆的心情拍喜劇的，今次剛剛是BB出了事的時候，所以心情很沉重。我心裡明明很不開心，卻要做些令觀眾笑的事，這其實很難，所以當時擺在我面前的就有兩條路，一是我辭演不拍，我相信任何一個導演都能體諒的，二是我放下私人事，完全投入角色，結果我很快便決定留在片場及調整心情。其實當時張茜也給了我很大支持和鼓勵，她說自己沒事，可以面對困難，令我很放心。」早前，《奪標》在北京大學觀映會上放映，當他知道學生反應很好，在全部笑話都笑得很開心甚至報以掌聲，他就很有滿足感，知道自己已經跨過了一個考驗。

Dicky在戲裡與黃翠如之間有一條感情線，他說，那段愛情戲雖然佔比例很少但很「搶眼」。「我基本上沒拍過讓觀眾感動的電影，因為沒有這樣的機會讓我發揮，所以我接拍這部戲的其中一個原因，也在於這個角色非常立體，可以同時賦予演員有演喜劇、文戲與悲劇的發揮空間，碰到這樣的角色是很難得的。」一直有自編自導自演計劃的他坦言，從今次的拍戲經驗裡，看到導演對電影的熱誠，明白到原來當導演是需要有很大付出的。

敢於創新的徐醫師，現時正籌備以中國醫學為題材的粵劇新本，是東昇粵劇團賀歲劇的重點項目，已鎖定期明年年初四與年初八的演期，屆時還有其他劇目排在新春期間會眾。

這齣名為《神農百草陣》的粵劇，以介紹藥材與藥療為題材，也道出醫者本着懸壺濟世的善心救助病困，從醫德與仁心帶出互助信息，也希望能讓觀眾了解中藥成效的知識，他是偏重教育層面作推廣。

《神農百草陣》其中的大場面，動員近半百舞台人手穿上藥名的戲裝，在台上穿梭舞動，人力物力花費不少，在低迷市道期間，他不得不加強裝備成本，盼能起刺激作用，達到教育與創意的目的。

徐醫師更有心願將歷年醫藥心得結集成書，免費派贈有需要的坊眾，仍在進行編寫。另外，他響應內地慈善團體在山區興建義學的計劃，希望協助貧童就學，提升窮戶的教育水平。

現時東昇粵劇團正全力準備十一月份在新光的檔期，在十三日至十七日演出的劇目依序為：《蝶影紅梨記》、《牡丹亭》、《李後主》、《虎將彩鳳護金龍》(日場)、《文成公主》(夜場)及尾場戲《歸鄉晚》，劇團為增加觀眾研習曲藝興趣，特別舉辦《歸鄉晚錦繡週文》現金獎項串字遊戲，對於傳統優質的劇目，劇團是樂於推介。

周沂



電影不乏武打場面



徐小明(左)掌舵《奪標》，要求一絲不苟

張衛健在戲中大耍螳螂拳，似模似樣

謝苗清晰概念

談到導演的執著，謝苗也有同感，他笑說，幾乎每個動作都要拍二十遍，最多的一次更拍了四十多遍，光是捱打的就換了三個人。「導演對每個細節都會精雕細琢，包括文戲、武戲、場景與道具，雖然好像有點苛刻，但其實是好事，如果一個導演沒有要求，那才是最可怕的。其實每拍好一個鏡頭，我都有很大的成就感，因為導演會特別給予肯定，有次拍完一場很危險的戲，他甚至還拿著話筒跟全組說剛拍了一個非常漂亮的鏡頭，有時他也会在大家開飯時去買些菜回來一起吃。」

謝苗有深厚的武術功底，以前練的剛好也是螳螂拳，這令他覺得自己與《奪標》很有緣分，但導演對他的要求也因此更高。「我之以前練的是稍為現代一點漂亮一點的，不像徐導練的那麼有實戰功能，所以他在片場會經常要我改，幸好大框架都一樣，只是裡面的小東西有所改動。此外，徐導還會跟我解釋，螳螂拳應該是這樣那樣的，很多東西我以前都不知道。」

「拍《奪標》讓我弄清楚了動作片與武術片兩個概念，知道武術片是動作片的一種但兩者又很不一樣。《奪標》是武術片，有很重的武術味道在裡面，我覺得並不是任何一個動作演員都適合演武術片的，因為武術需要有很長時間的磨練才能有味。」距離在《洪

熙官》與《給爸爸的信》裡兩度飾演李連杰兒子的童星年代，謝苗已有十四年沒正式拍戲，他說，重返片場令他感到特別親切，也希望日後如果遇到好劇本好班底，可以再次在電影方面發展。「動作片肯定是我的首選，最好是帶有濃厚武術味道的電影。至於我的榜樣，那肯定是李連杰了，他的武術造詣非常高，是我最崇拜的人。」

謝苗在戲裡的角色是個正直純良、崇尚武術的人，他說：「戲裡的我是個為武術而生的人，他對武術的熱愛超出了任何東西，我覺得執著的人在電影裡都會顯得很可愛。他與張衛健在戲裡是好兄弟，但兩人的性格很不同，有場戲講述兩人在比賽場上遇上，我覺得那種感覺很有意思，因為他必須在武術與朋友之間作出選擇，而兩者都是他最重要的東西，所以衝突性非常大。」

對張衛健與謝苗來說，拍《奪標》的感受各自不同，但有一幕爆炸戲卻同時令他們異常難忘。拍那場戲時，兩人要抓住一個反派從數層樓的高處跳下去，下面是個火海，後面還有爆炸，謝苗坦言，雖然有保護措施確保演員不會受傷，但現場仍然很危險，站在高處往下看時，他也真的感到害怕，而最困難的是要決定跳出去的一刹那。張衛健則說，他一向最怕拍爆炸戲，但看到謝苗親身上陣，他也不好意思要求用替身拍攝。「那樣拍出來的鏡頭就會很難看，對他也很不公平，所以我事前便留意清楚炸藥的用量、下面的火海有多大、爆破點的位置及爆炸次序等，我覺得演員自己多注意是好的。」

文、攝(部分)：小 O

東昇逆市尋出路



四川地震災難事發近半載，各方施援的關愛行動仍未中斷，但時值金融海嘯導致經濟下滑，市道不穩人心惶惶，影響所及，於行善積德的事務上，在善款進帳方面，款額明顯有放緩迹象。

然而，亦有團體本着水災救災救民的使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都願繼續捐助，東御堂的徐藝剛醫師旗下的東昇粵劇團，較早前將暑假演期的其中一場收入，為數十六萬元數目通過中聯辦轉交予災區，當日由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蔡文中及宣傳文體部處長朱繼紅代表接受支票。

蔡文中副部長感謝劇團各成員的心意，並與劇團台柱東昇、玲瓏及東凌交流演藝文化，建議劇團加強與內地合作推廣演藝，蔡副部長又勉勵各人在演藝事業多作嘗試。

熱心公益的徐藝剛醫師，談及經濟低迷，對娛樂業如粵劇曲藝消費意欲亦起衝擊，前景不明朗，投資者與消費者在支出方面較為審慎，不隨便花費濫用，他預計有段時期市民大眾仍要過緊日子，面對這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蔡文中(中)代表接受徐藝剛(右)一家四口的賑災支票

困境，他預計約四年後才會好轉。

不過，從另一角度看整體市道，徐醫師認為應以積極態度面對考驗，粵劇始終有其一支持著，加上粵劇藝術地位逐步提升，觀賞劇藝是有減壓與修為功能，近年粵劇於教育範疇可引作教材，提升德育與品味的教化。

現時東昇粵劇團，現時正籌備以中國醫學為題材的粵劇新本，是東昇粵劇團賀歲劇的重點項目，已鎖定期明年年初四與年初八的演期，屆時還有其他劇目排在新春期間會眾。

這齣名為《神農百草陣》的粵劇，以介紹藥材與藥療為題材，也道出醫者本着懸壺濟世的善心救助病困，從醫德與仁心帶出互助信息，也希望能讓觀眾了解中藥成效的知識，他是偏重教育層面作推廣。

《神農百草陣》其中的大場面，動員近半百舞台人手穿上藥名的戲裝，在台上穿梭舞動，人力物力花費不少，在低迷市道期間，他不得不加強裝備成本，盼能起刺激作用，達到教育與創意的目的。

徐醫師更有心願將歷年醫藥心得結集成書，免費派贈有需要的坊眾，仍在進行編寫。另外，他響應內地慈善團體在山區興建義學的計劃，希望協助貧童就學，提升窮戶的教育水平。

現時東昇粵劇團正全力準備十一月份在新光的檔期，在十三日至十七日演出的劇目依序為：《蝶影紅梨記》、《牡丹亭》、《李後主》、《虎將彩鳳護金龍》(日場)、《文成公主》(夜場)及尾場戲《歸鄉晚》，劇團為增加觀眾研習曲藝興趣，特別舉辦《歸鄉晚錦繡週文》現金獎項串字遊戲，對於傳統優質的劇目，劇團是樂於推介。

周沂

關於合拍片的疑問



兩星期前，電影局張宏森副局長到香港辦談話會，引起了不少評論，其中有一篇在上星期於他報刊登的文章，有討論的價值。

該文作者質疑懇談會後是否合拍片的寒冬已過？這點真是很難說，要看的是今後的影片是否能順利審批，而且還要看影片是否合乎合拍片規則。至於文中指「官方加緊控制手段，而那手段卻是傾向拍好後要創作人修改而非預審」則非事實，據業界人士指出，電影局有要求導演修剪影片片斷，亦有在立項(登記拍攝)時要求導演留意不合規則的地方，絕不會要求如該文所說的補拍。

最近的拍攝批文(立項批文)的確比較遲批

出，令很多製作延後了很長時間。正如該文所說「無法有一清晰的投資及製作環境，是導致合拍片無所適從的原因所在。」現時張副局長與香港業界討論的，亦是這個問題。電影局正在正視和試圖解決其中的程序和困難。該文又指出，面對不明朗的(合拍)製作環境，電影人有三個選擇。一是放棄，從此不拍；二是依法辦事，但作者質疑拍出來的影片會怎麼模樣；三是討價還價。其實從此不拍的人絕無僅有，沒有任何行業的人遇到一點困難或不明朗的前景，就立刻離開的，正常的反應應該是「依法辦事」及「討價還價」。

很多人擔心依照合拍規則拍出來的電影會不倫不類，但從過往的經驗，似乎非沒有強烈的證據。古裝片不過，《門徒》、《傷城》、《保持通話》及成龍的幾部電影，都沒有問題。

光影世界令人忘憂



在金融海嘯衝擊之下的香港，近期的連串令人泄氣的新聞如雷曼迷你債券、商舖和企業倒閉、虧蝕等，再加上時近年尾，又傳將陸續有裁員和倒閉，令這個小島彷彿籠罩着一股低氣壓，一種不安全感正在擴散之中。

在這種情勢下，大家又開始節衣縮食、減省消費了，看電影應該是一個不錯的替代選擇，而排片適當與否成為重要的關鍵。

這個時候，最好當然是讓大家在電影院裡可以暫時忘掉當前的哀愁，所以首選是黑色幽默喜劇《黑幫有個荷里活》，日本喜劇大師三谷幸喜的作品，片中的戲中戲既寫實又誇張，演員和角色的真真假假令人感到又可笑又可悲。又如《我的超人男友》，片中黃政民飾演的個自以為有超能力的人，每天花盡心思去幫助別人拯救地球，實在可以令觀眾全程投入，大家都希望有超人來襄助，甚至自己是超人去扭轉乾坤。而《尋找幸福的日子》是另一個選擇，男主角(也是黃政民)和自己的愛人到鄉間居住，遠離塵囂和誘

惑，過着健康快樂的生活，電影中劇情的變化，正好讓我們去回味反思。

不過，我們也可選擇一些比較另類的電影來宣洩心中的抑鬱，和面對如過山車般股市而出現的不平衡心態，如搞笑喜劇《雷霆喪星》，三位主角黃史迪拿、羅拔唐尼、積伯克，施展渾身解數去嘲諷多部經典美國電影特別是戰爭片，和一些影星角色的醜態，非常抵死。而《爆粗Band友》中松山研一的兩個迴異身份，卻得到天淵之別的反應，可以說是命運弄人，但他的白臉狂魔重金屬音樂卻真的能激動人心，比較綿綿的情歌更易受落。當然我們還可以看看《歌舞青春3：畢業嘉年華》和《媽媽咪呀》，讓那些連場的勁歌熱舞撫慰我們的心靈。

至於那些恐怖驚悚滅絕危機鬥智電影如《恐懼鬥室5》

懇談會中有人提出電影分級制，張副局長的回應是分級制是立法層次，而且推行有困難。換句話說，現時的電影都會假設是全家老少都適合觀看的電影，即不能拍三級片(以香港的準則而論)，這的確是一個限制。不過，香港業界最渴求的不是要拍三級或某一類題材的電影，而是想有清晰的審批條文和固定的批核工作日數，二十天或三十天都可以，否則，投資者就無從計算一部電影的經濟周期，就會難以決定投入與否，於是電影人的開工不足率又會上升，造成惡性循環。

之前幾部仍未通過審批的電影，造成了負面的蝴蝶效應(張副局長語)，要是往後的電影審批加快，設立明確的工作日數上限，則會產生正面的蝴蝶效應，一掃電影業的疑慮。

田力

《e煞絕地逃亡》、《奇才家族》、《凶鏡》等，其實都應該暫時避開，以免刺激大家敏感的神經，加重大家的心理壓力。

崔曉



《我的超人男友》笑中藏隱喻